

穀梁傳之著於竹帛及傳授源流考

李曰剛

(一) 引言

(二) 著竹帛者爲誰？

一、書非穀梁子所自作。

二、出世孰與公羊先後？

1. 臧說之、陳澧謂其後於公羊。

2. 桓譚、余嘉錫謂其先於公羊。

3. 平衛二說，以後者爲得其實。

三、著竹帛始於浮丘伯。

1. 崔適春秋復始以爲劉歆所造，實屬誣妄。

2. 提要傳氏謂武帝時江公所作，亦無根據。

3. 徵史實及余氏說，其成書舍浮丘伯莫屬。

(三) 傳授源流如何？

一、先秦間七世相傳，家業居其泰半。

1. 穀梁赤必爲穀梁假之子輩。

2. 穀梁假乃子夏之再傳弟子。

3. 子夏傳至荀卿，理應有七世。

4. 申公傳曰浮丘伯，而非荀卿。

二、西漢時與公羊爭四次，一負三勝。

1. 景武時江、董御前口議，穀梁負。

2. 孝昭時榮、陸私下論難，穀梁勝。

3. 孝宣本始中詔問經學，穀梁勝。

4. 孝宣甘露中大議石渠，穀梁勝。

三、東漢以還，直至清代，廢興不一。

(238)

(一) 引言

春秋三傳之出處，著明於史記漢書者，惟左氏而已，公羊、穀梁二者則語焉不詳。左氏之作於左丘明，自西漢以至隋唐，儒者絕無異議。公羊，則四庫提要據東漢戴宏序考定爲漢初公羊壽撰，而胡毋生助成之，說亦可信。惟穀梁之作者，無定論。又三傳之傳授世系，左氏、公羊各有漢儒劉向別錄及戴宏公羊傳序可溯，而穀梁亦付闕如。閒嘗於穀梁此二端，分別有所考證。千慮一得，未敢自以爲是，願以之就正於高明。

(二) 著竹帛者爲誰？

穀梁傳舊題穀梁赤撰。案漢志春秋家著錄：「穀梁傳十一卷。」自注：「穀梁子，魯人。」穀梁子之名，綜括各書云：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蔡邕正交論、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作「赤」；尸子、阮孝緒七錄作「淑」；楊士勳穀梁作「傲」；顏師古漢書注作「喜」；錢大昭漢書辨疑作「嘉」；王充論衡作「真」。凡六名之多。疑「淑」之於「傲」、「喜」之於「嘉」，當屬形誤，則至少亦有四名之異。皮錫瑞春秋通論：「風俗通云：『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案『子』當作『門人』。」廡信則以爲秦孝公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淑，字元始，漢書藝文志顏注云名喜，而論衡案書篇云穀梁真。豈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孫父子相傳，非一人乎！案先秦秦多人各一名，決無四名之理；皮氏疑其亦如公羊氏之高、平、地、敢、壽家世傳業，非爲一人，頗爲得之。但此四人孰先孰後，則已不可深考矣。惟徐彥公羊傳稱：「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又當爲傳其學者所作。又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條，穀梁傳稱「穀梁子曰」，傳如係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己說。

穀梁傳出世時代，較諸公羊孰先孰後，自來有二說：一謂穀梁後於公羊，倡於宋之晁說之、劉原父，清之陳澧和之。晁說之云：「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陳澧東塾讀書記嘗舉證云：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曰：「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之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曰：「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即劉敞）春秋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也。」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日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年：「初稅畝，冬蠶生。」穀梁云：「蠶非災也；其曰蠶，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

畝(案「宣公稅畝」四字，公羊原文作「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蠲非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

一謂穀梁先於公羊，始於桓譚、鄭玄，近人武陵余嘉錫發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淺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作傳，彌失其本事矣。」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章疏引鄭玄起廢疾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於儒家類陸賈新語，歷徵其辨惑、至德、明誠諸篇所引穀梁傳義推之曰：

知全書所言春秋時事，皆用穀梁家法，又不獨道基篇所引「穀梁傳曰」一條而已。又至德篇末有「故春秋穀」四字，其下文闕佚，蓋亦引穀梁傳也。然既爲陸賈所徵引，足知其著竹帛先於公羊，桓譚鄭玄之言，信而有徵矣。漢儒諸經師說雖多亡佚，然其遺文散見諸書者多可哀集，惟穀梁春秋以後人治之者鮮，漢儒之說幾希殆絕，賈書幸而僅存其說，猶在申公、瑕丘江公之前，(案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江公蓋與傳公羊之胡毋生，董仲舒同時。)去著竹帛時未遠，微言大義皆有所受，治經者宜若何寶重之乎！

平衡二說，以後者爲得其實。桓譚先於班固，與劉歆同時，見聞較廣；鄭玄博極羣書，爲今古文學通家，亦持論能平；則穀梁傳之出世必先於公羊。今其書中於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傳末所繫「其一傳曰」，清齊召南春秋穀梁傳注疏考證謂：「此所謂傳聞之傳聞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末之「其一曰」，與此同。蓋皆七十子「異端」之言，春秋各家口耳相傳，非僅公羊一家所專有，鄭、夾二家安知無其說。況其義雖與公羊相近，而辭氣有別，卽云監省公羊，亦必在公羊著於竹帛之前。不然，未始非後之注家所引入，傳寫誤謬正文，審夫附益之辭皆在傳末，而又標以「其一曰」或「其一傳」字樣可以知之矣。范寧穀梁傳序不已慨然言之：「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選違反，斯害也已！」蓋手撰記述當時必有分別，後人混而一之，古籍如是者不一而足，何足爲穀梁累？自孝武時江公與董仲舒辯論而後，公穀二家勢同冰炭。若果穀梁成書晚於公羊，而竟容納敵說，豈不自毀藩籬，而授人以柄乎？絕無此理。至於宣十年「初稅畝冬蠲生」一條，穀梁傳義固前後一貫，初末嘗爲駁正公羊而設，乃東塾入主出奴之見，安可持爲晚於公羊之據！

觀公羊隱十一年傳稱「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穀梁定元年傳直稱「沈子」，則沈子當與穀梁爲同輩，公穀祖師之後先，已顯然可見。且穀梁常引尸子之言，漢志雜家著錄「尸子二十篇」，班氏自注云：「尸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穀梁有關於尸佼，疑其亦得見秦記。僖二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師于穀。」穀梁言：「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

(240)

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范寧不能解，楊士勛疏云：「亂人子女，謂入滑之時，縱暴亂也。」案史記扁鵲傳云：「秦穆公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夢之帝所，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弱，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又商君傳，商君告趙良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此皆秦師敗於殽而歸縱淫之證，均與殺梁之言合符。蓋殺梁得之秦記爾；而公羊未之及；亦殺梁著竹帛先於公羊之實證也。

然則殺梁傳究至何人始著竹帛？近人崔適以爲劉歆所造，四庫提要以爲「至漢武帝時始出」，而傅氏國學概論承之，測定爲瑕丘江公所作，二說皆非。考證史實，似應爲浮丘伯所手撰。何以知其然？請分別述之。崔適春秋復始云：「歆治左氏傳，以纂春秋之統，又造殺梁傳爲左氏驅除，故兼論三傳則申左，並論公、穀則右左。」崔氏主於公羊，完全出於臆斷。徧檢史籍，劉歆從無右殺之事實。漢書本傳云：「宣帝時詔向受殺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及之，詳細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則歆固嘗攻擊殺梁也。且就殺梁傳文言，其釋隱二年夏五月「無佞帥師入極」云：「不稱氏者，滅同姓也。」而隱八年左傳稱：「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則無佞顯本無氏，並非因其滅同姓而不稱氏。劉歆爲左氏專家，殺梁果出其手造，又何致與左氏乖違若此！況統觀殺梁傳義同於公羊者遠在左氏上，如劉歆造之以驅除公羊，決不致例行逆施至是。故崔氏之說，實屬誣妄。

四庫提要卷九十一儒家類新語敘云：「殺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新語道基篇末乃引殺梁傳曰，時代相抵牾，其殆後人依託，非陸賈原本歟！」案陸賈新書，據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之旁徵博引，已證明非出於賈作，而斥提要爲不根之說。提要之前題既不成立，則其論據自亦因而動搖。而傅氏國學概論囿於上文所引陳澧東塾讀書記所云殺梁附益糾駁公羊傳義之說，乃投合其言曰：「我猜測殺梁傳作者，可能就是瑕丘江公。史稱江公訥於口，故不勝董仲舒之辯。公、穀之學，初皆爲口耳授受，公羊既已著於竹帛，江公失敗被黜，憤而將殺梁著於竹帛，以求勝於文字間，乃極自然之歸趨。」傅氏雖自信其猜測雖事實不遠，但豪釐之差，即千里之失。提要與傅氏之意，蓋以漢書儒林傳稱：「瑕丘江公受殺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之學惟瑕丘公盡能傳之，申公至武帝時年八十餘乃卒，而江公在武帝時與董仲舒並。」因謂殺梁傳至武帝時始由瑕丘江公著於竹帛。不知瑕丘江公爲申公弟子，申公又爲浮丘伯弟子，其殺梁春秋之學，自當是受之於浮丘伯無疑。漢書稱：「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見儒林傳）師蓋即浮丘伯。其時「陸賈方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居左右。」（見陸賈傳）「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見儒林傳）賈亦方爲右

丞相陳平畫策，與太尉絳侯交驩，以誅諸呂。（亦見陸賈傳）是陸賈與浮丘伯正同時人，又同處一地。陸賈著新語，所言春秋時事，既皆用穀梁家法，則其時穀梁必已由浮丘伯著於竹帛明矣。不然，若果如提要、傅氏所說，陸賈又安得徵引之乎？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於子部一「新語」論及浮丘伯之傳穀梁曰：

新語賈質篇云：「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高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不免於變，廬高廬。」又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而荀卿爲之不食，視其權不側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獨樂，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與新語所言鮑丘、李斯之事合。「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即所謂「伏隱高廬之下」。包丘即鮑丘，古字通用。包又與浮通。左傳隱八年經「浮來」、穀梁作「包來」，是其證。鮑丘子即浮丘伯。浮丘伯爲孫卿門人，見楚元王交傳。賈著新語在申公卒業之前，浮丘尙未甚老，賈之年輩當亦相上下，而賈極口稱之形於奏進之篇。其意蓋欲以此當薦書，則其學出於浮丘伯，尤有明徵。浮丘伯以詩及穀梁傳授弟子，賈與之同時，敬其德行，安得不從之問春秋大義，如司馬遷之問於孔安國耶？特賈非專門名家，故儒林傳不列其名耳。則其引穀梁傳，曾何足異乎！

穀梁傳引見於古籍，未有先於新語者。新語前之穀梁師說，皆口耳授受，非陸賈所得聞。新語後之穀梁師弟如申公、取丘江公即有著述，亦非陸賈所及見。以其時考之，則穀梁之著於竹帛，舍浮丘伯莫屬，可以斷言。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浮丘伯既爲荀卿之嫡傳，當李斯專任之際，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伏隱高廬，鬱結無聊，乃發憤著書，藉以安貧樂道，亦情理之常。桓寬謂其「修道白屋之下，無戚戚之憂。」豈無有得而然哉！

(三) 傳授源流如何？

穀梁學在先秦之傳授，唐楊士勛穀梁傳疏有簡略之記載：

穀梁子，名假，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案楊疏所云，頗有脫漏。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引漢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孝經序孔疏引魏應信穀梁注云：「穀梁亦與秦孝公同時。」而秦孝公生於周安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三八一年），卒於周顯王三十一年（西元前三三八），距孔子之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相去一百四十年。杜預左傳序稱「左丘明受經於仲尼」，雖無佐證，而以嚴氏春秋引家語觀周篇所云「孔子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之事推之，則左氏之於孔子，必居友生之間，其年遜於孔子而長於子夏。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死時，子夏年僅二十九歲，荀子夏壽眉八十，去孝公之卒，尙

(242)

有九十一年。如以師弟年去三十率之，由子夏傳穀梁赤，其間亦應有二世。王先謙漢志補注引葉德輝曰：「元和姓纂一屋穀梁姓下引尸子云：『穀梁傲傳春秋十五卷。』按尸子爲六國時人，見聞較遠，則以爲名假者是也。」案商君與秦孝公同時，尸子爲商君師，則必長於孝公。尸子獲見穀梁傲傳春秋，是穀梁傲必高於孝公同時之穀梁赤無疑。赤當爲傲之子輩，不得親受經於子夏矣。

據劉向別錄，左丘明嘗授左氏春秋於曾申，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謂子夏亦嘗授詩於曾申。劉師培羣經大義相通論謂：「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祇有齊魯魯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以毛詩、左傳、穀梁各與荀子相通，則穀梁與左傳、毛詩亦必相通。左傳、毛詩既同出於曾申，二者皆魯學，曾申（檀弓上鄭注，曾參之子。）爲魯人，且爲子夏之弟子，則穀梁亦當出於曾申。穀梁傲蓋從曾申受春秋，以轉授其子孫，而爲子夏之再傳弟子。楊疏謂其「一名赤，受經於子夏」，或以應劭風俗通「穀梁赤爲子夏門人」之言而傳會。劉師培穀梁荀子相通考篇於此有云：「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乃子夏之再傳弟子，猶之孟子之於子思也。」蓋亦見其時不相及而言然。

又據別錄，左氏春秋自左丘明經曾申轉授於吳起、吳期、繆椒、虞卿而至荀卿，凡歷七世，則穀梁春秋自子夏經曾申轉授穀梁傲，而至荀卿，亦必有七世，除首尾四世外，中間或尚有穀梁氏名赤、名實、名嘉三世（詳上節所引皮錫瑞說），亦如公羊氏之五世相傳然。古人名與字，義相關聯。穀梁傲所以字元始者，蓋爾雅釋詁謂：「傲，始也。」亦如曾申之字子西，以申枝爲西方之辰也。而赤與傲字義截然有異。「赤」字說文謂：「南方色也，从大火。」段注：「火者南方之行，故如南方之色，从大者，言大明也。」而「華」字說文訓「榮」。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榮，猶榮也。災然，照明貌也。」是「赤」與「華」皆有光明之義焉。故左傳羊舌赤字伯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子華也。穀梁子既字元始，即不當名赤。楊疏謂「傲一名赤」，殆亦以意爲之，並無佐證，亦不足取信。

再楊疏謂孫卿傳魯人申公，亦復失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四云：「申公受詩浮丘伯，伯荀卿門人，申於詩爲再傳，何獨於春秋而親受業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餘，計其生當在秦初并天下，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悠謬不勝辨。」劉師培亦云：「據漢書儒林傳，謂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卒以詩、春秋教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詩即魯詩，春秋即穀梁，則荀卿以穀梁傳浮丘伯，而浮丘伯復以穀梁傳申公。」自堪認定。

至穀梁學在西漢之傳授，則詳於漢書儒林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江公喙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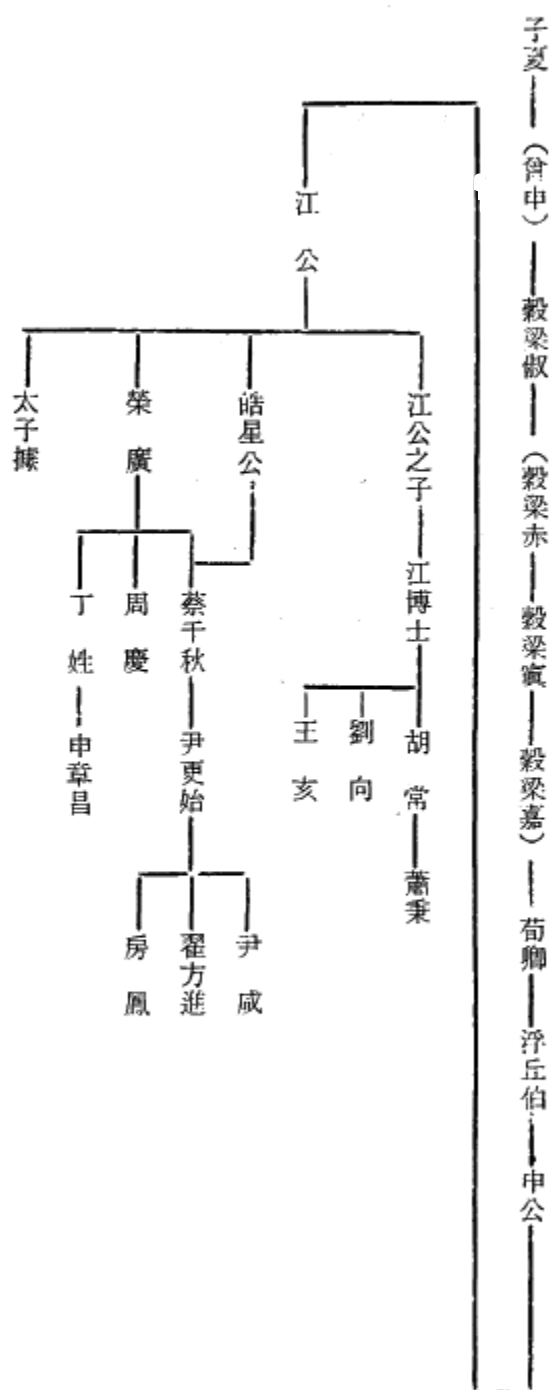
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寢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陸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

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學，公羊氏適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魯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適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適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西元前六五—六二）中始講，至甘露元年（西元前五三），積十餘歲，皆明習。適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正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威及翟方進、瑯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始江博士（江公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威）、胡（常）、申章（昌）、房（鳳）氏之學。

要之，西漢間穀梁與公羊之爭，凡有四次：第一次爲孝武時江公、董仲舒御前之口議，公羊勝而遂得立博士。然江公既爲申公之弟子，而申公魯詩亦立於博士，知其所傳穀梁春秋當不至背道非聖，遠異於魯詩。公羊與魯詩同立學官，與穀梁又何至遽成火哉？其兩家之勝負但決於二人之辯訥，與丞相公孫弘之黨同，及武帝一時之好惡而已。此范寧所以有「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於辯訥」之歎也。第二次爲孝昭時榮廣、陸孟私下之論難，穀梁數困公羊，好學之士頗復受業，漸爲當時所重。第三次爲孝宣本始四年詔博問經學之士，蔡千秋與公羊家並說，穀梁勝而亦得立博士。其初由於宣帝好奇，韋賢、夏侯勝、史高諸人以鄉土之見袒魯學，宣帝以扶微之意護千秋，劉向以帝王之詔治穀梁，經術之消長，亦如是而已耳。第四次爲孝宣甘露三年詔名儒大議於石渠，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五人與嚴彭祖等並論，平公穀同異，宣帝親稱制臨決，穀梁終得立博士。

綜上論證，可得穀梁學之傳授世系如下表：

(244)



逮夫東漢，左氏之學興，公羊尚有李育、羊弼、戴宏、何休等與之抗衡，穀梁學者初雖有三數西京遺老，其後竟無名家。當何休作穀梁廢疾以排穀梁時，終賴左氏學者鄭玄作起廢疾爲之辯護，則穀梁學在東漢之寥落可知矣。但魏晉間學者之治穀梁，遠較公羊爲盛。注家之可據楊疏數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寅、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納之等十家（案尹更始乃漢人，尙屬誤列），皆膚淺末學，無甚可觀。其最見重於時者，則推范寧之集解。唐有楊士勛爲范寧作疏，其後遂又落寞無聞焉。直至清代始有許桂林著穀梁釋例，柳興宗著穀梁大義述，鍾文烝著穀梁補注，與公羊之學並呈復興之象。